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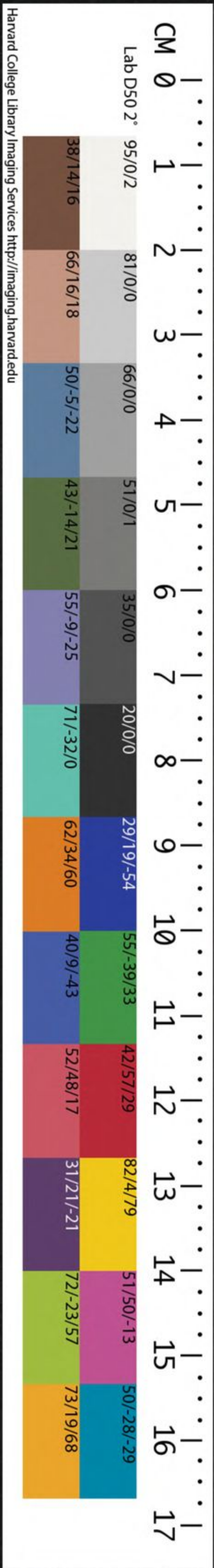
史記 卷二

T 2455/1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西川中鳳樓氏閣印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

政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

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

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

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

廡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驁王齮徐廣曰一作齮庶公等為將軍應劭曰庶秦邑王年少初即

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

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

魏氏暘有詭徐廣曰暘音場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

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燕虛長平徐廣

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

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

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

君成嶠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

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

重徐廣曰無重字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

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徐廣曰河一作汾太

原郡更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蔡邕

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媒言尊尊之意也巴西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一長信侯毒作亂而

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及太后璽以

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斬年宮在雍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

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

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肆佐弋竭

御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二歲及奪爵遷蜀

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

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

齧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伏飛堂弋射者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車裂以

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

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復居甘

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

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

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

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

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

從其計見尉繚充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

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

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

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檇

楊徐廣曰檇音老在并州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

舍人歸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

不歸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徐廣

曰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

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軋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

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

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

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

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

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

大人長二十
五丈六尺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端和將河內

羌癘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癘盡定取趙地東陽得
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
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
率其宗數百人代之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
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
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
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請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
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
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
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
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

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作江二十四年王翦蒙

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

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

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

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

韓王納地效壘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

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

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

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

秦秦兵交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欲后勝計絕秦使
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
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待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
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朝廷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與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
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
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天子自稱
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

古

之口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世有號毋諡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諡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增泉數六故以六為名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
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

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謂河南

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陽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

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

郡十六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

為塞竝陰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

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陸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

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應劭曰鄒魯縣

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贊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

壇而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贊曰古

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太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禪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

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

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

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靡不清淨

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

黃腫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腫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

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復十

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

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博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

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

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

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

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
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
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
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
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
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
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
穎曰武關在析西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為盜
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
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

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克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

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

中宇宇宙縣亦縣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

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

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

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

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

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人

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大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

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

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張晏曰若微賤之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

罪徐廣曰復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

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

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二年發

諸嘗通亡人贅壻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

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今金城竝

河以東服虔曰並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射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

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
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
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作知以非上之
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
取以為尚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以

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

學法令徐廣曰一令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

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

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

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

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三云并力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云云欲以練求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之處拜爵一級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

至地為石

徐廣曰表云石書隕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

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

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

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

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

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也

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

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

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

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

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

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

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

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

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

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

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疆暴虐恣行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

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

徐廣曰音息

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

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

徐廣曰省作非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并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璽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儼曰王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

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

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

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

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

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

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徐廣曰在常山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

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

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

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作銅

鑄而致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疆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
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
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
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
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實贊
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
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
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
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

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
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
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
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
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
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使秦官掌贊受事
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
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
田儋服虔曰音負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
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石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二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
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曰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
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鄠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

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

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

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

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

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

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

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

群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

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飯土墼徐廣曰呂靜云飯器謂之簋啜土形

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

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

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

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窳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

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

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

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

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

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

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

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

離邨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

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

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

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

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

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

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

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

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

云郎中令趙成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

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徼道外周千廬內傅辭綜曰士傳宮外向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

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

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

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

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

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

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

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

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

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
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
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
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
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
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
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
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
霸水上
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
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卽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
曰組
者天子轍也係頸者言欲自
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
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二里沛公
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

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
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
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
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
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
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
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
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
鉏耰白梃徐廣曰耰
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
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
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綱案賜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
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

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事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批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執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

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

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鹵也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續六世之餘烈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楸拊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殺豪俊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

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列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

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躐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窓也昨

隸之人如淳曰昨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

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殺謂二殺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僅也如淳曰耰惟塊惟也

非鎡於句戟長鍛也徐廣曰鎡一作鉅駟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口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鍛音所拜反適戍之眾非抗

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

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未也以養

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

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

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

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
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
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
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短小儒也音賢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螻螻新
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
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
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
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
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
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
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

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

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

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

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
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
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
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籍公侯之尊
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
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
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爲西疇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
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十
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地理志注衙有衙縣生武公德公出于子出子饗國六年居

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塋衙武公立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云云塋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

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塋陽初
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塋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

年居雍之徐廣曰宮塋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
致霸塋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塋均

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塋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
二十七年居雍太寢塋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

高寢塋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秋哀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塋車里北生夷
公夷公不享國死塋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塋車里康景生

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塋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
十四年塋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塋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云星書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

年塋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

五年塋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塋
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塋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塋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
享國四年塋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塋畢今安陵西畢陌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塋蔭陽生

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塋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塋
蔭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

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爲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

丑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爲

秦王年十二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

改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

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

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

之不得畱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

冠玉冠佩華紋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爲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

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

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

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

鸞乃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而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

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

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

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

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
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鄫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請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
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史記六終

蜀川中鳳蜀氏書

史記七

蜀川中鳳蜀氏書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項氏世世為楚將

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

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

請斬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嘗

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口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才氣過扛舉也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

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

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

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論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

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

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徇之徇徇其人氏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注曰令史曰今史丞吏曰史人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

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

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卑中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

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

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亦以兵

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為楚王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

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

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

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

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綱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逢蠶起之將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

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社論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

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

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

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

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

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畱陳畱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

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州章間名秦將也

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

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

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

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

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

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

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

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

行至安陽畱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蝨不可以破蟣

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

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

之至無鹽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

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馴按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

之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

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

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撐也贊曰小柱為枝斜柱為梧今屋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

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

枝邪柱是也

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史記七

七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猶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

曰地名在鉅鹿南 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三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

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

能勝高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屬上郡 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年矣

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

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

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

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

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張晏曰候軍侯

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

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狹名也在鄴西三十里 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上徐廣曰在鄴西 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涇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駱案應劭曰涇水在

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贊曰涇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

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

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

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

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

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

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

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城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

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

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

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徐廣曰鯁音士后反魚名駟按服虔曰鯁音淺鯁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

秋鯁姓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

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曰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父也管仲爲仲父管仲爲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具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

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

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

反賢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

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南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

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夜行誰知之

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

春秋楊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

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各桃林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樂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也申陽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贊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

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燕將臧

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

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

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

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

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于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

梅銷韋昭曰呼亥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

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

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

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郴音緜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

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

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

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

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

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

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

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

今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

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

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

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

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

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

殷河南縣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

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日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贊曰二水皆在

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徐廣曰在彭城睢

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贊曰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

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徐廣曰窈亦作宵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

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

呂后不相遇審食其贊曰其音其從太公呂后問行如淳曰問出問步微行皆同義也求漢王

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徐廣曰名澤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

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十以下為罷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

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甲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

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二十倍於古者復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應劭曰京

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贊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倉大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

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
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
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
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
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
家在廬江居
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
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
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
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李斐曰纛
毛羽幢也
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祭邑曰以犂
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駟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
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
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縱音十
容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其殺魏豹楚
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
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
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
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
獨出意獨與滕公出
成臯北門徐廣曰北
門名玉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
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
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
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
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
滎陽築兩
城相對為廣武在
敖倉西三皇山上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

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

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

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瓚曰挑戰猶燒敵

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鬪智

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

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

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間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

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

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

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

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乃東行擊陳畱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

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

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

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

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

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德曰到音經

鼎反以刀割頸為到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

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漢書音義曰昧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

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

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類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鴻溝而東

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

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

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嗣案音灼曰即固始也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本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

雖名為王未為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

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浹縣浹下交切

縣聚邑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名也

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雜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雜鳴時歌也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

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

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

而東至東城漢書曰東城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

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

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

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

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贊曰在牛

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贊曰在牛

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

獨臣有舡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

諸烏江亭長橫船待徐廣曰橫音儀一音俄駟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橫音儀附也附舡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舡向岸曰儀謂項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斬之故肯之如淳曰面不北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上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
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
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論壯侯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
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
年已巳歲生死時年二十一

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

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平臯侯徐廣曰名佗玄武侯

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

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

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

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記七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

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

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媪為媪孟康曰長

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

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額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穎曰準鼻也

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服虔曰豁達也

常有

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

應劭曰試補吏

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韋昭曰貫賒也

醉臥武負王媪見其

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

讎如淳曰讎亦售

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繇役也

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善沛令避仇從之

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

曹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

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殆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

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

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

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

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碑呼之碑李斐曰休謂之田名也古曰休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

假曰告告又音響漢律吏二十石有予告賜告者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紋將官屬歸家治疾也呂后與兩

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

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

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

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有兩卒其一為亭父

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

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行可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

末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

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

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

皆失之至光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嫗因忽不見後人

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持也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

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駟案應

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

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

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

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

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

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

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

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為係郭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今共

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

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

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

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

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是僭稱王其縣祠黃帝祭

蚩尤於沛庭

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贊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而豐

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贊曰秦禮記及大戴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

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

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

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

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

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沛公左司馬得

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至方與周市來攻

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

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及魏招之即

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

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君若瑀曰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

起兵於郟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

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

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臣章邯司馬將

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

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

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

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

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

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

之雍齒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

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

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

使沛公項羽

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

收敗卒自振退而復起也

守濮陽環水

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

楚軍去而攻定陶定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
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囂譁也銜狀如著橫銜之繮結於項者繮音獲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
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
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
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
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嗣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

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

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

今徐廣曰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漢書音義曰道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

秦軍來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

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墳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

將也例未稱諡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

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縣贊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
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
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
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
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
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轅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當是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
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
戰地理志南陽有雒陽有雒縣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係城守宛沛公引兵
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
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
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
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
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
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
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首灼曰功臣表戚鯁也襄侯王
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令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還
攻胡陽二云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遣魏人甯昌使秦
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
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

章邯諸侯皆附又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熹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

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

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

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

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

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

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贊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且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

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

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

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

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

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

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

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

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

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

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

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

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

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

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

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

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

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孫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貞惠后反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曰京兆河

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韓

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首灼曰鼂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

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

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

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

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

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

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旣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

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

李奇曰乘守也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

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玉駕詐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

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

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

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

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

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

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

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

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

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

王聽其計使盧縮蘇林曰縮音以縮縮結物之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

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簡往擊之

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

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

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
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滎
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
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
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
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饜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
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嬰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

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
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
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
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
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
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
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
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
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
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滎地往來
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

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管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

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

高祖都維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

劉賁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維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維陽

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齊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

起魏相國曰秦事高帝時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

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

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維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

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

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

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

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

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迎門却行

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

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計乃偽游雲夢

幸昭曰在南郡華容縣

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

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淳曰時山東人謂

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

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

帶河山之險懸隔千里持戟百

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

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夫

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

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一焉

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

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一萬乃當百萬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

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

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

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

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

太原白土

徐廣曰在上郡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及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

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

過通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

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

闕北闕

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

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相人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
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
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音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
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
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
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
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
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
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
稱道太原入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
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
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

會甄徐廣曰在斬縣西駟案漢帝音義曰會音僧係邑名甄音直偽反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

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

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舊沛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為朕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

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張飲三日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

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

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帛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

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

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

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

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

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

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

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

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

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

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

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

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
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南諡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二年生至漢十二年六月十三四日不
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
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
軍漢書曰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
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
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
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
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七月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
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

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

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綱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

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

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

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

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

徐廣曰一作薄綱案史記索隱曰僂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惻誠也故救僂莫若以忠鄭玄曰復反始三王之道

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及酷刑法豈

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

屋左燾葬長陵

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史記八終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

高祖微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

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首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宮

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如

季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

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

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

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

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

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令

武侯追諡曰悼武王

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

徐廣曰酈作酈

子產為交侯

徐廣曰台弟也

次兄呂

釋之為建成侯

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諡康王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

西川世

西川世

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
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
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
簪耳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囚戚夫人
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
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
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
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
人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孝惠元年十二
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
曰醪為食頃以其羽
書酒中飲之立死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
言犁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

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
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菟居數日迺召孝惠帝
觀人菟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
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
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
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
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
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
去問知其醪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
一作出說王
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
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
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
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齊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今王有
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

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
皇南謚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前崩時年二十二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

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
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

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

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云葬安陵

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

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

侯曰始與高帝噉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

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

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
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
曰姓馮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
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

沛侯徐廣曰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之子也母字長姁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

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封大臣

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

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

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

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星書見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

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

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禮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

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

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患迺幽之永

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徐廣曰無此字

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

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

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

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

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

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

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

興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

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
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
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
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
絕理兮託天報讎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
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
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為營陵
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
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
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
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
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益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
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
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徐廣曰音戟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食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
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呂榮為

祝茲侯

徐廣曰呂后昆弟子

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

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木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

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

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

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

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

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

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

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

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

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

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齊悼惠王薨季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季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

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

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

國呂產等迺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

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

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

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外良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
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
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
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
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
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
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
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
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工
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
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

信願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
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
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
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
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
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

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

客劉揭

酈案漢書百官表曰典客
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

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

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

徐廣曰音况
字也名寄

不欺已

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
呂氏右禮爲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
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
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
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
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迺遣朱虛
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
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
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自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朱虛侯已殺
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
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
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
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
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

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
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
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
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
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
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
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
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立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
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
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
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後九
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月也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

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
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大僕汝陰
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者培兵罷去徐廣曰培音什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
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
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二十六乘迎代
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
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
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

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